



■青春岁月

我在大学等你

□张群 文/图

大学三年级的暑假，学校英语社团组织我们一行六人来到贫困山区小学义务支教。远离城市的喧嚣，山区里的孩子们单纯可爱，他们热情地将我们团团围住，好奇地打量着我们。

我负责和一个名叫宁宁的小朋友一对一英语教学。宁宁纯真的目光里闪烁着快乐的光芒，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脖子上挂着的MP4。看着她腼腆的模样，我轻轻摘下MP4，按下播放键递给她。她满心欢喜地塞上耳塞，可不到一分钟的光景，我发现笑容凝固在她的脸上。她沮丧地低着头，怯怯地拉住我的手：“姐姐，这首英文歌我一个单词都听不懂。”我望着她，她纯净的眸子里写满怯懦，心里不禁一阵阵地疼。思考并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我柔声问：“宁宁，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？”她抬起头，征询地看我，我目光坚定。好一会儿，她小声道：“我会的！”搂着她，我的眼泪瞬间就流了一脸。

宁宁顽皮可爱，每次都像老朋友一样用很卡通的腔调和我打招呼，有时还扮鬼脸，憨态可掬。但是，宁宁家境贫寒，整整一个月，我没见她换过另外一套衣衫，同样没有更换的是她微笑的小脸。不论我处于何种情绪，一见到她，我就和快乐撞个满怀。一本《新概念英语》，边边角角

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笔记。宁宁经常仰着稚嫩的小脸：“姐姐，能多教给我几篇课文吗？”理想的花朵一旦找对了土壤，便会开放得势不可挡。宁宁倍加刻苦地学习，整本书都被她翻得毛卷卷，英语发音也渐渐地道纯正。

时间如摆渡，一天一天地划过去，不留一丝痕迹。依依惜别时，宁宁拉着我的手，她狠狠地忍住泪水，不让它流下来。“姐姐，我还想跟你学英语，行吗？”“行啊。”我抚摩着她的黑发，从书包里掏出一本印有西单女孩任月丽报道的杂志。我指着西单女孩的照片：“有梦想就有未来，我在大学等你。”宁宁若有所思地点头，她含着泪水的眼睛传达着一种叫坚定的东西，令我的心灵颤动了一下。

贫困山区的孩子们不知道，所有的志愿者已经开始积极筹划他们的未来，而且专门设立了一个教育基金账户。这笔基金将用于未来他们上学的费用。直至今日，基金账户早已突破二十万元大关。

我时常欣喜地畅想，未来的某一天，浑身散发着书卷气的宁宁们会徜徉在风景如画的大学校园中。拥有美好未来是贫困山区孩子们的梦想，我所做的正是为他们的梦想插上勇敢而坚强的翅膀。



母亲的味道

□章中林 文/图

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，灶膛里的火映得墙壁红彤彤的，锅里发出咝啦啦的声音。母亲系着青色的围裙，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，她顾不上，锅铲在锅里利索地翻动着，就像一尾鱼。那柴火的味道，那菜油的香气，挑拨着我那敏感的味蕾，妈，你炒萝卜干！一声吆喝，人却醒了，原来清梦一场，很是失落。三年没回家了，我知道自己又在想家，又在想念那只属于母亲的味道。

小时候，母亲到田地里的劳作，总把我背在背上。手上忙不停，还怎么照顾我呢？母亲笑，

枇杷私语

□东芳 文/图

姐回来时,我正在摘枇杷。她从枇杷树下穿过,手掌里托了一株小草,朝我晃了晃说:好看吧?

我说:什么破玩意儿!那池塘边的野花都比它强十倍,临水而发,疏枝横斜,都是可以入诗入画的……姐笑道:快打住吧,谁不知道你最喜欢野花。

想着当初枇杷青涩时,只因我又要离家,姐边掐着小青菜边嘱咐我说:“不要成天价天涯海角流浪了,找个安稳的工作多好,看你这骨瘦如柴的模样,饭也不好好好吃……”

我凝望着池塘对岸那片重重叠叠的油菜花,心里酸酸的,口里却依旧冷冷地说:你管我呢,管好你自己的儿子就行了。当时我的双胞胎外甥成绩是一塌糊涂,且正面临中考。如今自己一圈浪回来,枇杷早黄了,油菜也老了,我当初的心是否还依旧?

■图片故事

一到背上就睡，你打也打不醒。我真有这样恁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母亲的发香却烙在心上。那时，家境窘迫。母亲的头发干燥发黄，却只能用头油来抹。头油没有兰花的幽香，没有栀子的浓香，它是那种安静的淡香，悠悠的，浅浅的。像什么呢？我曾经试图用比喻来形容。说它像风，却又有淡雅的香味；说它像茉莉，却又有入心的钻劲。看我这样费尽心思地揣摩，母亲摇摇头，说，别矫情了。就是头油，能像什么。是啊，它就像门前的一棵草，地里的一棵稻，有什么必要去横竖比较呢？水，平淡；土，寻常；但不正是它们，我们才生活得踏实安心吗？母亲的头油就是水，是土，因此我一闻到它就心安了。

小时候的我体弱多病。六七岁了，母亲还把我抱在怀里。母亲的怀抱是我最幸福的地方。我往母亲怀里钻，她就会把自己带在身边充饥的荠菜饼子或者山芋角塞到我的嘴里。这饼子被汗浸透，散得没了形象，但是我却吃得津津有味，还不时地对着逗自



姐尝了一颗枇杷，酸得直皱眉，抬头望了望那一树的金黄，然后说:得用塑料袋套上,否则过不了几日就会有馋嘴雀儿来吃了。也真奇怪，今年的雀儿怎么还没来？我笑道:这花红柳绿的季节，人家雀儿们早谈恋爱去了，哪有空来?或许今年不来了呢。姐狠狠剐了我一眼，挑了几个大些的枇杷，上楼给她儿子送去了。

五月的江南,烟雨如画,百鸟流音,令人陶醉。

趁着水面有凉风，我坐在枇杷树下剥蚕豆，一粒粒蚕豆翡翠似地躺在红色的面盆里。突然听到一声扑棱棱地响,我抬头一看，

己的母亲傻傻地笑。母亲到现在都说我黏人、憨。

渐渐长大，我不再腻在母亲的背上，不再钻进母亲的怀里，但是我的胃却被母亲抓住了。那些岁月生活艰难，但因为有了母亲的一双巧手，我们并没有吃多少苦。三月三的小蒜耙、荠菜饺；五月端午的咸鸭蛋、槐花饼；八月中秋的糖炒板栗，桂花糕……岁末的美味更多，什么蚕豆酱、豆腐乳，什么腌辣椒、麦芽糖，什么山芋角，炒花生……没有一样没有母亲的味道，没有一样不融进了母亲的热爱。

时光就像大浪淘沙一样，最是无情。母亲老了，我也不再年轻,但是那过去岁月中的时光,点点滴滴都落进了记忆的深处，一直占据着我的心，从未因为时光的流逝而褪色,反而历久弥新,愈来愈清晰。

一年一年的，母亲的味道深入到了我的每一个细胞里，成了最强烈、最醒目的记号。现在,我虽然在千里之外，但是母亲的味道却像洪水一样泛滥在我的心底,让我沉迷其中而不愿醒来。

两只白头翁正嬉戏着落在枇杷树的枝梢上，大大方方地啄起果子来。吃罢，还相互整理起羽毛，卿卿我我地好不恩爱，真正是枇杷树上诉相思，它们也许是故地重游，或许当年它们正是在这枇杷树上偶遇，然后相爱的呢。

吃午饭时姐对我说：村里的菊花死了，她当时正在地里拔草，只喝了一口水就倒地不起了。我心里一愣，菊花是我的同学桦的母亲，还记得儿时有一次我去桦的家里写作业，他母亲拿了一只鸭梨出来，无限怜爱地说：桦，快看这是什么？桦欢喜得跟小狗似地在他母亲身上乱蹭。如今桦的父母都不在了，他心里该是多么的痛苦……

外面起风了，透过纱窗，那影影绰绰的枇杷们似在窃窃私语，还有树上的那对白头翁，也不知它们明年还来不来？

■家庭相册

压岁钱风波

□王琴 文/图

过完春节好几天了，脑海里仍时时现出婆婆在站台前挥手送别我们的情景，还有压岁钱的小风波。

婆婆远在一个僻静的山村。生有五个儿女,她终日辛劳,换来儿女们相继考上大学，走进了城里，有了各自理想的工作和家庭。

如今的婆婆早已年过六旬，头发渐白,脸上布满沧桑的年轮。佝偻着背,走路缓慢。按理说,公婆早已到了享清福的年龄。儿女们好几次要把他们接到城里,想住哪家住哪家。想住多久住多久。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让他们再下地干农活了，挣那点儿躬身于泥土得来的农作物。

无论儿女们怎样劝说，都无济于事。他们总说住在城里不自在,没有在家里舒坦。无奈之下，儿女们又群策群力，不要他们下地干活，只要他们一日三餐吃饱后去村里找人唠家常,休休闲,生活费儿女们都会充足的给满。

原本以为，这种两全其美的方法,老人们定会同意。可谁能想到,婆婆仍是执意不肯,总说自己身体硬朗,不下地干活,反而会腰酸背痛,也会闲出病来。多年的习惯,突然这么闲下来,还真舍不得那几亩地呢。再说,你们都在城里买房,要还贷款,还有孩子上学，早让你们操心许多。如今我们还能干活，挣些钱，等以后挣不动了,你们再递生活费。



婆婆一席话说的我心里酸酸的，想着今年无论如何得找理由给她塞点钱。自古以来，每到除夕,家中长辈都得给孩子压岁钱，可人到老年，也形如孩子。成家的儿女们反而成了当家的大人了。何不给老人压岁钱呢？

此计一出,众口赞成。于是，由婆婆的女儿前去说服，只见老人高兴地点头，脸上灿若菊花般

的笑容真是可爱。

除夕夜，一个大大的红包装满儿女们虔诚的祈望，递到婆婆手里，看到她和孩子一样拿着压岁钱,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

年过完了,都该各回各的家，都要步入猴年的生活轨道。婆婆照例如往年一样送我们上了动车。动车缓缓地启动,婆婆也追着车小跑着，扬起手臂朝我们大声喊道:“把身边的包看紧,别让小偷摸着了。”

待我们慌乱地拉开包侧拉链，一沓沓崭新的钞票展现在眼前。再循声望去，婆婆离动车的距离越来越远。但她那扬手挥舞的姿势仍如雕塑般立在站台上。

善解人意的婆婆压岁钱没收，还深情地教育了我的孩子。女儿回家后，立马去邮局，把她猴年所得的压岁钱都汇到远方的婆婆家。还说，这回奶奶没法再放回包里啦！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